

LISHI



章熙建

镣铐之殇

一生奋争，只为打碎镣铐；纵然身死，碧血亦化彩虹。

我景仰的目光在穿透岁月烟云，去读解一个无畏而不屈的灵魂，那份与镣铐无法割裂更绝无妥协的生命奋争，最终璀璨成历史天空的一抹壮丽与永恒。

“眶当！”囚室铁门关闭的闷响仿佛从地狱深处荡来。

“哗啦啦……”脚镣拖地的磨蹭声诡异刺耳，这是1935年1月27日。环顾一眼这间数平方米的囚室，曾经纵马扬蹄的金石脆响，忽而转成残喘苟活的委琐之音，战将心头骤然掠过一缕悲枪，短短月余间发生的惊天逆转恍若梦魇。

时光回溯1934年11月，将军奉命率领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远征皖浙山区，然而，这竟然是一趟九死一生的险厄之旅。12月4日，分路并进的1、4方红军部队于皖南汤口镇集结，未料已是陷于20万敌军的重重包围之中，随即展开的谭家桥战役失利，红19师师长寻淮洲阵亡，将军被迫率部南撤，经过40多天的血战跋涉，赣东北根据地已是遥遥在望，然而就在1935年1月12日，已属强弩之末的红军残部，被七倍于己的蒋军围堵于浙赣交界的怀玉山中。

1月19日清晨，江西玉山县西北50公里的险峻山口，山野风掠如刀，时而袭来挟沙裹石的低沉呼啸，给空气中填入一种无法抗拒的压力。

嘈杂枪声渐渐远去，将军率先头部队杀开血路，已将追兵远远甩在七八里外，按当前态势继续奔袭，或可迅速脱离险境重返赣东北根据地。这一刻将军却突然顿足，悲愤的目光从逶迤前行的队伍尽头收回，两道浓眉瞬间紧蹙起来。

突出重围的队伍不足八百，这就意味着尚有2000多名红军战士仍被困在包围圈中，那是红20师、21师的残部，两小时前将军即已致电军团长刘畴西催促迅速跟上前锋部队，但因伤病员太多、部队过于疲劳等因素，部队穿插突围行动迟缓，而敌人援兵源源不断地逼近，新的包围圈将很快形成。

粟裕说：“军团长，你跟部队先走，我回去寻他们。”虽然红十军与红七军团整合重组成红十军团后，方志敏新的职务是军政委员会主席，可粟裕还是习惯于以老称谓呼他。

将军看了疲惫憔悴的参谋长一眼，目光复又投向来路。怀玉山因“天帝赐玉，山神藏焉”而得名，素有“美丽的江南高原”之称，然而此刻，连绵相衔的崇山峻岭却形如一副巨大的镣铐，无情地锁住了他的两千红军兄弟。

“镣铐！”将军口中突然喃喃地吐出两个字，轻轻地让身边战士无法听见，却沉重得几令自己窒息。痛苦地闭上眼，那是他的一生之痛，亦为毕生之恨。

“不，还是我去，你带部队先行一步。”恰是这短暂的沉吟间，将军头脑中似乎已转过数个复杂的念头，终于不容分说地回拒了参谋长的善意。疾风中，那苍劲而忧郁的声音如同缀满铅砣一般，重重地落在每个人的心头。

迅即转身，阔步而行，那件军大衣的下摆被疾风鼓起几与腰齐，特务连警卫排奔跑出列拱卫将军而去。那情景，仿佛溯回千年之前的壮烈——“风萧萧兮易水寒，壮士一去兮不复还。”虽是时过境迁，却一如遥远岁月的悲壮凄然。

将军孤身犯险，明知那里有敌军14个团重重叠叠地包围，但他绝不能舍却他的两千部队，纵是步向深渊也要毫不犹豫地一步跨过去。

将军是在面临部队即将遭受屠戮的险情下束手就擒的。

1935年1月27日清晨，这已是蛰伏陇首村附近山洞的第7天。与敌军不断收缩包围圈相对应，红军部队经过七天七夜血

战，打散加牺牲致幸存者不足百人，弹尽粮绝加饥寒交迫已令战士们失去战力，只得分散藏匿在险峻的山峦上，而将军身边仅剩的一个警卫员，亦在午夜时分悄悄离去不知所踪。

文韬武略的将军终于走到了穷途末路。

此刻，山中晨霭弥漫，将军隐身的山峦半浮云海仿佛人间仙境，但山下早已是喧嚣嘈杂，敌军似乎指向明确地对这座山峦展开了搜捕行动。只是山势陡峭加上冰雪泞滑令敌人狼狈不堪，翻身滚落的惨叫声此起彼伏，终于，一个沙哑的嗓门发出声嘶力竭的咆哮：“搜了，开炮炸平山头，看他能往哪里躲！”

将军透过垂挂洞口的常春藤的叶隙向外望去，视线中薄雾如纱，但尖锐的声音却穿透氤氲飘荡在山腰间。将军知道，敌军在团团围住山峦并展开拉网式搜索的同时，数十门八二迫击炮正直指山顶，红军战士们被困在山上进退无路，此刻摆在他面前的唯有两条选择，或主动受缚于敌，或漫山血流成河。

连日饥饿加上寒冷无眠，已然耗尽将军的体力，但眼前的险恶情势仍令他心神陡震，瞬间心意顿决。将军强撑着羸弱的身体走出山洞，登上那块突出岩石的一刻，那声虚弱的喝令威严如雷：“别找了，我就是方志敏！”

那是一幅经典的画面，仍然是那件世人永难忘却的军大衣，那张刚毅英俊的国字脸，那从浓密劲勃的胡髭，与通缉令上的画像别无二致。冲在最前面的两个敌人霎时怔住了，那一刻，寒风骤然停止喧嚣，山野霎时沉入死般静寂。

山腰的敌军如临大敌，或惶然伏倒或慌忙藏身树后，将军缓缓地掀开大衣显示身上并无枪弹。眼见无险，敌人蜂拥而上摠住将军，一番抄搜只找到一块怀表，外加一支钢笔，竟没有他们想象中的金镯银圆，这才悻悻然地退到一边。

将军嘴角撇过一丝轻蔑的冷笑，挥手拨去戳在身前的枪刺昂首直向山下走去，直到山脚才无尽眷恋地回望一眼雾霭笼罩的山顶。就在此一刻，将军犹在牵挂悬崖山上的80个生死战友，更有那一缕隐隐的疼惜漫过头——山的那边就是他浴血战斗8年的苏区，就是他魂牵梦绕却再也回不去的故乡！

只是他不知道，恰在这天，遭敌围追堵截的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的指挥下，已经渡过赤水河大踏步地向北开进，中国革命历史正掀开波澜壮阔的崭新篇章。

山风怒号，天幕低垂。罪恶的镣铐，无情地锁住了一个为自由而奋斗的不屈之身。

沦入敌手的一刻，漫过将军心头的沉沉苦涩并不是生死之虞，而是于奋斗事业蓬勃之际陡然折翼沉载的深深痛惜——“十余年积极斗争的人，在可痛的被俘的一天——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七日以后，再不能继续斗争了！”

打碎镣铐，奋争自由！如同天降大任于斯人，当言为将军生就此身的唯一理想与使命。然而，事未竟却已然镣铐加身，将军怎能不痛心疾首。

那坚韧无畏的生命跋涉恍如昨日。疾风暴雨般的“五·四”运动，唤起中国青年智者的觉醒，就读于江西省第一甲种工业学校并担任南昌学联负责人的方志敏，无畏地呼出“反对专制黑暗，予人民以光明”的呐喊，终被驱逐出校；那一组《呕血》《哭声》《血肉》《我的心》《同情心》等诗作，字字辛辣句句见血，犹如一束向封建腐朽的旧社会喷射的愤怒子弹。那封青葱岁月里激荡血液的躁动与执着中，正抽发出对镣铐仇视并决意以生相搏的理想萌芽。

那坚韧无畏的生命跋涉恍如昨日。逐出校门，浪迹天涯，对方志敏而言只是一次面对黑暗与光明的选择结果。毕竟生就赤子之心，犹如一簇干柴燃薪，遇到细微火星亦能点燃。1922年方志敏作为《新江西》主笔受邀奔赴上海，漂泊的灵魂神奇般邂逅陈独秀、瞿秋白、向警予等一群革命者，那些激烈而光明的思想如旭日光芒，倏然照亮他渴望光亮的心灵世界。1924年3月，方志敏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，打碎镣铐的奋争自此由呐喊转向暴力革命。

那坚韧无畏的生命跋涉恍如昨日。1933年初，中央政府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，闽浙赣边区省委书记、苏维埃政府主席兼军区司令员方志敏，与毛泽东、朱德等同场登台被授予红旗荣誉勋章。继而当选为第一、第二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第二届主席团委员，并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被补选为中央委员，闽浙

赣苏区也被授予“苏维埃模范省”称号。毛泽东为此称赞：“苏区的方针最好的体现就在闽浙赣边区，那里是方志敏式的革命根据地。”

尽管步履踉跄，但将军仍强撑着不肯倒下。

如获至宝的敌人生怕夜长梦多，又不敢怠慢这位令他们闻风丧胆的红军虎将，只得找来一架竹床改成一副简易担架，抬着将军匆匆地赶往玉山县城。

将军被双眼蒙上黑布，只是那件千疮百孔的军大衣太过显眼，敌人又在他身上盖了件蓑衣才匆匆赶路。先是崎岖山道起伏摇晃，接着又是一个多小时卡车颠簸，最终竹床被抬进一幢房子。将军从呛鼻的烟味、燥热的炭火，判定是到了玉山大水坑的国民党军四十三旅旅部。

当晚，敌人连夜打制了一副10斤重的脚镣给将军戴上，又用两根细铁链与手铐相连，这才撤去荷枪实弹的警卫让将军独居囚室。

两碗米饭下肚，将军心如止水倒头就睡，直至翌日清晨才醒转。起身活动一下身子，镣铐的“叮当”脆响在囚室里徘徊久久不散。当天下午，敌人又用装甲车将将军送至上饶，关押在上饶赣东剿匪总指挥部的禁闭室内。

傍晚，一个貌显儒雅的国民党军官走进禁闭室，自报家门是国军第八军兼赣东剿匪总指挥部少将参谋长宋澄。将军抬头，目光如电，敌参谋长寒暄几句便直入主题：“此番将你解送南昌，是情势所必然的。到南昌以后便有生命的危险，这也是情势所必然的。你是否要写点什么？”

沉寂，禁闭室里空气仿佛凝固一般。良久，将军吐出四个字：“愿写几句。”就在这沉默的瞬间，将军已完成一次心志的跨越——执枪战斗的自由已被夺去，但心之自由断不可夺，囚室亦为战壕，吾当以另一种方式战斗不息！

很快，敌卫兵送来纸笔，又给他脱去手铐。将军坦荡从容地端坐桌前，伸展了一下被镣铐勒得有些麻木的手掌，提笔一气呵成写下了245个字的《方志敏自述》，核心要义振聋发聩——“困难不是失败，革命必定成功！”

那是将军在这个特殊战壕里射出的第一梭子弹。

两天后，将军被重兵护卫押解到南昌，囚禁于“委员长行营驻赣绥靖公署”军法处看守所。此后，国民党高层要员轮番上阵游说劝降，先是国民党弋阳县县长张抡元，继而是军法处长钱协民，再者是国民党江西省党部的头子俞伯庆、南昌绥靖公署主任顾祝同，但他们得到的是同一句铿锵之辞：“法西斯只能砍下我的头颅，绝不能丝毫动摇我的信仰，我们的信仰是铁一般的坚硬的！”

江西剿总指挥部第一时间即已向蒋介石报功邀赏，蒋极为高兴，终于擒获了这个令他寝食难安的心头之患，立即下令江西省党部设法劝降方志敏。1935年夏初，飞抵南昌督察剿匪的蒋介石特意对将军进行怀柔规劝，他曾听黄维说到过当年两人曾相约同考黄埔军校，此时，桀骜不驯的“共匪”已沦为阶下之囚，他有权以校长身份特许他名列校册重燃梦想，或能感化并揽其为麾下臂膀。

然而，将军彼梦非此梦。信心满满的蒋介石做梦也没想到，他的这一趟煞费苦心的远程颠簸，竟然只换得一句斩钉截铁的回应：“赶紧下令吧！”

那一刻，面对独裁者施舍的所谓自由，将军不假思索地选择了镣铐。尽管明知这是一副死亡之铐，但将军决然地向险而行，他宁可让肉体的生命永无天日地禁锢于镣铐之中，也要义无反顾地放飞心灵的自由。

六月的黄昏，天边霞霞诡谲。

将军伫立在窄小天井中仰望苍穹。镣铐可以锁住身体，却锁不住英雄的心，每天这个狱中放风的时刻，古色古香的建筑便宛如开辟一方心灵窗口，让他得以通过这个透亮的方格去放飞一份思念，那是他凄苦而坚强的妻子。

将军与妻子缪敏结婚16年，爱妻为他生育5个孩子，只是将军长年在奔波革命，妻子独撑家门，房屋十多次遭到劫掠焚烧，被迫携儿带女颠沛流离，还要经年累月地为夫君的安危担惊受怕，时时处在提防敌人追捕戕害的惶恐之中。每每思念及此，将军心中总禁不住暗自唏嘘愧疚难抑。

蓦地，一块乌云漫卷而来，瞬间就遮盖了整个方格，天空骤然漆黑如夜，继而霹雳响起，一道闪电撕裂黑幕，顷刻间豆大雨点瓢泼而下。

就在这刹那，那个长着双金鱼眼的国民党江西省党部驻监狱特派代表，幽灵般地蹑蹑到他身边，悄声耳语一句：想不想老婆儿子？我可以设法让你们见一面。平常凶神恶煞的“金鱼眼”每见将军总有些惶然，而此时丑陋黑暗中竟闪烁着一丝得意的狡黠。将军猛然收回伸展运动的双手，镣铐“哗啦”一声骤响，“金鱼眼”惊惶地倒退两步，只闻得将军平静地吐出三个字：“不啦！”

回答平静而决绝，那是因为阴险的“金鱼眼”突然提出这个话题，令将军心头幽闭的天窗猝然打开，军人特有的敏锐力让他立刻从猥琐狱卒的话语中筛选出两条信息：妻子已然落入敌爪，岁月留予他的时间已然无多。

当听凌凤梧说到缪敏在军法处提讯中，始终坚贞不屈未吐一言时，将军仰首闭目，手中镣铐被挣得“嘎啦”直响，那是一种胸有惊澜却无法抒发的痛苦。沉默良久，将军才一字一顿地说：“她临难不苟免，一股巾帼气，我为她自豪！”

那一刻，将军内心真是痛如刀绞，以指挥千军万马之威武武将，却无法向危难中的妻子伸出援手，而且这种无奈已经并非第一次。

1929年深秋，将军正在紧锣密鼓地张罗组建红33团，妻兄缪镇东突然火急火燎地深夜赶到根据地找他，竟是远在家乡的妻子缪敏遭敌逮捕。保安团头子不敢把事情打成死结，放出风索要四百大洋，赎金到手即可设法放人。

一边是情深意笃的爱妻，一边是正在组建的红色武装，那一夜将军无眠，最终选择的天平还是倾向于党的事业。翌晨便硬着心肠回复妻兄：“苏维埃政府的钱来之不易，四百块大洋足可给红军添置几十支枪。还是另想办法吧！”

其实，将军何尝没有儿女情长，只是奋争的岁月磨砺出了他的铁石心肠。他此刻想到的是阴险狡诈的敌人，定然趁着捕获他妻子的机会来打“亲情牌”，那抑或就是他绝望之际的最后尝试。他更知道这一次自己纵死也脱不下这身镣铐，他不愿让妻儿见到自己的惨样，让他们一生都陷于镣铐的噩梦之中。

诗意性情最终屈于铁般意志，即便是心在泣血泪洒倒流，也决不示弱于残酷的镣铐，他只把一份凄婉与愧疚凝成一行文字：此身属国，此心属你！

“咣当！”铁门打开的声音非同往常，仿佛地狱之门狰狞开启的幽鸣。

将军丝毫没有理会，只是顾自将条桌上的纸笔规整摆好，尔后缓缓起身环视一眼小小的囚室。这是1935年8月6日清晨，其实，从得知妻子被捕那天起，他每天都将囚室整理得井井有条，那是以一种军人的方式向一间囚室诀别。

将军从内心感谢这间囚室，这监狱是罪恶的，但这些建筑本身无罪，它们也是劳工抑或囚犯的汗水凝成。恰是在这间囚室里，将军以最后7个月的生命时光泣血为文，写下了《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》《我们临死以前的话》《在狱致全体同志书》《可爱的中国》《死！》《清贫》《狱中纪实》《给党中央的信》和《赣东北苏维埃创立的历史》等近14万字的作品。

就像一匹疲于驰骋的烈马蓦然勒缰收蹄，一生戎马倥偬的将军终于静下心来，得以完成那一轮对于驱使他颠沛征战的热爱与信仰的理性反刍，进而激情澎湃地铺展于书面，用以辉映这个腥风雨雨的时代中那些不屈奋争的英灵。

“只要镣铐仍然存在，即便获得挣脱也仅是暂时抑或侥幸的。要谋求永远的挣脱，唯有选择一个选择，即彻底击碎之！”那是一个不屈的生命对于自由的觉悟。

慑于将军的威严，狱卒们似乎心照不宣地达成默契，即对将军包括那间窄小的囚室远远避之。将军面孔冷峻目光如电，令宵小之徒心悚胆裂，但也有缕缕温暖的回波会时常出现，那是文质彬彬的上士文书高家骏。

正是那句“我能丢弃一切，惟革命事业，却耿耿在怀，不能丢弃！”的心声，终令上士文书为将军的人格所震撼和折服。得知将军要写珍贵的书稿尽快送出监狱，高家骏决心冒死相助，并立即写信让在杭州教书的相恋女友程全昭赶到南昌，仔细商定冒险送往上海的路径和方法。时隔一周后黄昏时刻的天井中，将军将一只白布包裹交给上士文书，那是他血迹斑斑的白衬衣裹成。

逸出包裹的一刻，将军咧嘴一笑目光殷殷切切，以心血凝成的文稿付之于陌生之人，将军坦荡而决绝。接过重托的文书立正敬礼，遽然转身洒泪而去。

再次伫立天井中，将军的心似乎已随

着血衣包裹飞出这囚牢，留下来的仅是一具躯壳。那一刻，他胡须遮掩的嘴角浮出一丝舒畅的浅笑，他抑或正诗意地遐想着这包裹的颠沛旅程：翌晨，程全昭化名李贞，带着装有文稿和密信的血衣包裹奔赴上海，几经辗转终于送达鲁迅处。一代文学巨匠冒险珍藏并四处奔走，心急如焚地寻找他的组织和战友，放那那只挣脱樊笼的不屈精灵。

将军的自信源自于他对人性的精准洞察，以及对正义力量的坚信不疑。1936年11月，两批从监狱中先后秘密送出的书稿，经鲁迅、章乃器夫人胡子婴等辗转交到宋庆龄手中，继而通过党派往上海的冯雪峰送往延安。

然而，这一切将军已然无法知晓。就在1935年8月6日，那个被时光涂上猩红血光的上午，英雄战将即已带着未竟的抱负血洒深爱的土地。

时光如流水般在苒，转眼22年过去。

1957年春，南昌城北下沙窝旷野莽莽，江西化纤厂一期工程破土动工，下沙窝这片沉寂山野陡然变成了繁忙工地，突然，一声“叮当”的金属叩击声传来，工人们赶紧停下手中的铁锹，眼前赫然出现一具镣铐锁身的殓骨。

江西省委、省政府得到报告后，立即对现场实施严密保护，并迅速上报中央，中央即派出专家组赶赴南昌。因为早在两年前中央即已组成专门班子，会同江西方面展开将军遗骸的搜寻工作，虽然获取了众多相关信息却终究未果。

文物专家和法医勘查后，判定这是一具毁于枪击的近代遗骨。就在这时，将军堂弟、时任江西省委副书记方志纯把一位特殊人物带到了现场，他就是曾任国民党南昌军法处看守所所长、接到加急电报从浙江东阳星夜赶来的凌凤梧。

中央工作组、江西省领导将将军遗孀缪敏等各方人马汇集下沙窝，凌凤梧长跪于地，双手颤颤巍巍地轻轻地托起还牢牢套着两根胫骨的镣铐，掂掂分量，再轻轻拂去剥落的锈屑，仔细辨别镣铐上的型号，霎时痛哭流涕：“这就是那副脚镣，这就是方志敏烈士的遗骸！”

他说他就是受到将军感化而转向人民阵营的，就在将军失踪的前几天，他偷偷替将军卸下10斤重的特制镣铐，换上这副编号003的3斤普通脚镣，后被扣上“通共嫌疑”罪名而遭到拘押。他说他此生最大的遗憾是没能觉察出那个“金鱼眼”接到密令，丧心病狂地把将军偷偷带出去残忍戕害。他说他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最后一次见面时，将军说过的那句话——“黑暗一定会消失，共产主义的光明世界一定要来到，美丽的未来是属于我们的！”

2020年春，他伫立下沙窝的山冈上举目眺望，当年的荒野已被开发为城市新区，高楼林立厂房绵延，英雄遗骸曾经的栖身之地已荡然无存，唯有漫山茁壮的红杜鹃正喷吐血色芬芳，恰如英雄之血汪洋恣肆地点染着可爱的中国。

那一刻，他骤然感觉心在痉挛战栗，壅塞胸腔的悲怆化作仰天长啸——

呵，英雄的将军，刚直的灵魂，青山为你垂首，苍天因你落泪！你曾经横扫千军擎起祖国东南一片艳红，却何忍以壮志未酬而竟然流刑场以身殉国？

呵，不屈的将军，无畏的灵魂，人民为你自豪，敌人因你战栗！你沉寂荒野七千多个日夜的灵魂，是否感知新生的共和国正如所愿打碎镣铐走向光明？

呵，清贫的将军，诗性的灵魂，岁月为你树碑，天空因你灿烂！你可知心血凝成的金石脆响的美丽文字，业已汇入伟大民族生生不息的红色血脉传承？

将军《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》手稿于辗转途中流失。当是苍天有眼，这件长达六万多字的珍贵文稿，竟于1940年6月被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人员在街头发现，立即以重金买下送交正在红岩村的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。叶帅看后感慨万千，当夜即在将军被捕时所拍的照片上题写《看方志敏同志手书有感》：“血染东南半壁红，忍将奇迹作奇功。文山去后南朝月，又照秦淮一叶秋。”

1964年11月9日，毛泽东主席为修建中的方志敏烈士陵园题写了“方志敏烈士之墓”七个大字，并深情地说：“方志敏同志有勇气、有志气，而且是很有才华的共产党人，他死的伟大，我很怀念他！”

1985年，将军壮烈牺牲50周年之际，人民出版社将将军狱中文稿及早期文艺作品等整合出版，邓小平同志亲笔为《方志敏文集》题写了书名。

“我死后，我流血的地方或在我瘠骨的地方，或许会长出一朵可爱的花来……在微风吹拂中，如果那朵花上下点头，那可视为我向着中华民族解放奋斗的爱国志士致以革命的敬礼！如果那朵花左右摇摆，那就视为我在提劲儿唱着革命之歌，鼓励战士们前进啦！”

时光不会湮没英雄以生命铸成血碑的痕迹。下沙窝曾经的荒野虽然已是容颜不再，但那些春雨纷飞的时候，那些秋风送爽的时节，时空中总有一个清朗的声音随风飘荡，那是不屈之英灵悲壮而浪漫的心吟！